

官员为何改行做“精神科大夫”

用制造“精神病”的魄力来关怀精神病人 羊城晚报 4月15日 作者 杨涛

羊城晚报一评

没有精神病的人,被警察强行送进精神病院,遭此惨运的是湖北十堰市公民彭宝泉。4月9日,他因为拍摄上访照片,先是被警方带至派出所,4月10日凌晨被十堰市公安局人民路派出所送进精神病院。

然而,真正患有精神病的公民,却很少得到政府的关照,他们游离于精神病院外,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健康安全。广西合浦发生的惨剧在偶然中自有其必然的一面。有数据显示,全国的重症精神病人有1600万之多,2008年全国却仅有精神病院598家,即使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,每4人中也有1人接受过正规的精神科医疗服务;1600万精神病人中,不能享受到有效治疗的又达到百分之九十多。至今,我们仍然没有一部法律来关怀精神病人,来防范“武疯子”危害社会。

没有患精神病的公民,只因为上访,某些公权机关就将他们制造成为“精神病”,将他们关进精神

病院;而需要进入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,公权机关却听任他们游离于社会,自生自灭。之所以要制造出“精神病”来,是因为公民上访维权,威胁到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,他们需要将访民关进精神病院,让他们噤声,而之所以听任精神病人游离于社会之中,听任“武疯子”威胁社会,那是因为关怀这些精神病人是要花钱的,而上级也没有对这一项进行考核,更重要的是,真正的精神病人并不像访民一样,会威胁到他们的核心利益。

而我们需要的是,公权需要用人道主义精神来对付精神病的问题。对于那些没有精神病的访民,公权应当满足他们的权利诉求,而不是将他们关进精神病院;对于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,公权应当用以往制造精神病的魄力来关心他们,让他们得病有治,社会也不会因此担惊受怕。事实上,人道主义的关怀才是最高层次的“维稳”,真正满足访民的权利诉求,社会才会更和谐,而真正地关心精神病人,才

不会再次发生合浦县的惨剧,民众才不会民怨沸腾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关于真假“精神病人”的问题,涉及“维稳”的一面,恐怕不是指责“地方既得利益集团”能解决的。地方政府的所谓“核心利益”说穿了就是政绩和“乌纱帽”。这官帽子是捏在谁手上?真有精神病人特别是“武疯子”的家庭,政府不为他们解难而收治,他们向谁问责?十堰市那些为企业改制不公找省里来的巡视组告状的人,为什么想借助彭宝泉们拍照放到网上去?民意的表达严重受阻,“心为民所系”就只有凭官员的良心了。

如果连封建时代存在了几千年的民意表达渠道(百姓在衙门前击“登闻鼓”鸣冤,长官必须升堂;拦官轿而喊冤等)都不容许,“越级上访”就是罪过,要求下级政府实现“零上访”,默许甚至要求截访(所谓“谁家的孩子谁抱回”),那还谈什么“以人为本”?

女大学生嫁富二代 媒人是社会

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问卷调查历时3个月,调查对象为中山大学、华南理工大学、华南师范大学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10所高校大一到大四四年级女生。调查结果显示,绝大多数女大学生认为恋爱和结婚可以分开。59.2%愿意嫁给富二代,理由是少奋斗很多年,超过总数的一半。(4月12日 信息时报)

富二代命犯桃花了吗 新闻晨报 4月13日 作者 张鸣

新闻晨报一评

女性受歧视,权利受损,又不知道争取和捍卫,这就是女性地位的现状。基于这种现状,产生这样的婚嫁取向,当然不奇怪。既然要靠男人,何不找个更结实的?在“靠”字当头的情况下,以往我们对于婚姻的其他考虑,就都可以忽略不计了。什么性情、品行、品位,甚至人们最在意的感情,都可以让位。其实,任何一个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,如果婚嫁只图财,那么后果多半不会如人意。古今中外,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停批判的这种婚嫁观,揭示的个中悲剧,现在尽管已经被忘记了,但道理却并不过时。

话虽然这样说,我怀疑这些接受调查的女大学生们,其意向的表达,背后也许有她们父母的意志。当今之世,我们这个独生子女的社会,孩子们少有人意志,能上大学的孩子,一般都是家中的乖宝宝,很多重要的抉择都由家长包办。连她们上什么大学,选什么专业,多半也是父母的意思。谈婚论嫁,能够例外吗?

不过,富二代也不要为此而窃喜。自古以来,富家儿有更多的择偶机会,但是,也因此有更多的烦恼。命犯桃花,未必全是好事。历史告诉我们,无论是谁,把自己的人生立足在自己奋斗上,才更靠谱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对此,“富二代”什么责任也没有,骂他们就是嫉妒而已。

而想嫁他们的女大学生也只是一厢情愿,“富二代”天天做新郎,也娶不了占“6成的女大学生”。想做妻,法律不允许;想做情人,要美貌,且韶光易逝;想通过结婚离婚发财也不是那么容易如愿的,“富二代”若是傻子他爹妈绝对不傻。现实会教训那些心存此念的人。所以,这事只是表现一种社会风气而已。形成的原因,无疑不先在于她们的爹妈。

女性的地位是否提高了,还真不好说:看不少大学里女生比男生多,至少新闻系如此,“高考状元”不少地方也是女生比男生多,城市里当家的多是妻子,这可以说女性地位高;看广告和影视女性仍是男权的“佐料”,看各地党政机关会议的主席台也是男人占绝对优势,女性地位真的还很低。

文强的权力与张君的枪

文强和张君何以“殊途同归” 新京报 4月15日 作者 老于

新京报一评

不知站在被告席的文强是否会想起,10年前张君说给他的那句话,“你有一天也会和我一样,如果你挡不住诱惑,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。”这句话是文强当年主动说给媒体的。而自文强落马之后,这段“讖语”又屡屡被媒体引用。

张君和文强曾经的身份可以说是天壤之别。然而,最终两个人的命运却又“殊途同归”,这恐怕并非巧合。

从当年的媒体报道来看,张君的堕落之路,固然有其个人原因,然而,社会管理的松弛却为他的“反向成长”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张君搞到枪很容易,甚至曾经通过熟人从正规厂家买到枪支,而且还有发票。张君在“成长”过程中,一再享受着这种“宽松的犯罪环境”所带来的种种“好处”。

“宽松的犯罪环境”同样适用于身为警察的文强。当年,文强“踩着

张君的脸”迈进重庆警界的权力中心。那个无法有效约束张君的“环境”,同样又在文强身上起作用了。

张君对枪非常迷恋,因为这让他感觉到了力量。文强迷恋的并非物质性对象,而是权力。我们既没有管好张君手中的枪,也没有管好文强手中的权力,从而,让它们都成为破坏性的力量。

张君或许是在被审讯的过程中,意识到了文强个人的一些问题。只是,他认为,文强是否会和他一样,取决于他能否抵挡住诱惑。这等于说关键要看,文强个人的自我控制能力,而不是外界对权力的约束。或许,在张君看来,文强手中的权力和他手中的枪并没有什么区别,如何使用关键还是取决于他们自己,它们同样都是不受外界控制与约束的。这恰恰正是张君和文强的命运最为高度一致的地方。张君和文强除了身份不同,存在的背景如一。

如今,文强已经被判死刑。只是

不知道,文强又有什么被囚感言,但愿,未来不会有人再来感慨文强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本文找了一个好的“文眼”,这种“殊途同归”确实很有联想和分析的价值。在张君那里,那番话可能是诅咒,也可能是阅世之言。然而,拿“枪”比“权力”可能不是很恰当。事实上,中国的枪支管理一直是很严格的,能像张君那样搞到枪的人并不多,何况现在有的城市连菜刀都要管制了。而对公权力,对文强们掌握的公权力的管理,也就是监督,在机制上不能说没有,官员们自身要上党校、政校学习,受廉政教育;他们还要受各级纪检、监察和反贪机构的监督。这在机制上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是这些监督机制真的起作用了吗?如果真的起作用,文强早就栽了,如果他早几年就受到党纪、政纪的处分,受到法律的制裁,或许他不会像今天这样走上不归路。

民政局不是用来恐吓民众的

民政局不送关怀送棺材恐吓谁 中国青年报 4月14日 作者 梅广

中国青年报一评

本来是一起寻常的土地权属纠纷,况且也正在走法律程序,而作为当事一方的吴川市民政局却使出如此阴招、损招来,不仅在有争议的民宅门前挂上“殡葬”“葬改”的牌子,还将13副棺材摆放到这座民宅大院内——这哪里还像是一个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?分明与搞强拆的黑心开发商毫无二致,与流氓加法盲的市井无赖们的行径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出现官民利益之争,不去寻求行政或司法途径的解决,而是采取走极端的方式,甚至不惜用上下三流手段,这样的政府部门实在让人感到害怕。不妨设想,假若是普通百姓到政府部门如此闹腾一番,其结局又会如何呢?恐怕,别说是给政府机关挂上看着就觉得晦气的牌子,摆上让人心悸胆寒的棺材,就算是找某个领导来

个最无助的“跪求”,恐怕也会令官员龙颜大怒,一不高兴就把你丢进拘留所、精神病院这样的地方,在严密看守下“面壁思过”去了。

而反观吴川市有关部门,在接到群众报警投诉后,得知棺材是民政局的人拉过来的,也就只是简单地认为民政局这种做法不妥,劝双方协调解决了事,并没有纠正或阻止民政局的荒唐之举,更没有责令民政局向受到惊吓的群众表示应有的道歉。这种敷衍、暧昧的处事态度,与当地广大民众、师生对此事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情绪相比,所形成的反差是何等巨大!难道仅仅因为涉事方是政府的职能部门,就可以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任其胡作非为?

民政部门是为群众办实事的政府部门,其宗旨就是“以人为本,为民解困,为民服务”。不给老百姓送温暖送关怀也就罢了,反而送上阴森森的

棺材,想恐吓谁?13副阴森恐怖的棺材,或能让另一方当事人担惊受怕,或能让附近的居民、学生胆战心惊,不过最终被“葬送”的,毫无疑问,还是这个民政局自己的部门形象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说一个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“分明与搞强拆的黑心开发商毫无二致,与流氓加法盲的市井无赖们的行径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”,一点也不过分。拜拍摄技术日益发达之赐,随着网络曝光的迅即、便捷,这类丑闻此起彼伏接二连三,才闻银行支行行长酒后猥亵妇女并施暴而副县长扬长而去,又闻一公安局领导干部唱K为陪唱者的小费而大打出手。不论是政府部门,还是政府官员,这种“镇关西”“蒋门神”的霸道做派,都是宠惯出来的。谁在惯他们?当然不是老百姓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 鄢烈山

资深报纸编辑,专栏作家。新时期中国报刊新锐评论作者的代表之一,主持多个评论专栏。

广西合浦县西场镇4月12日下午发生一起凶杀案,一名精神病患者追砍路人,造成放学途中的西镇小学1名二年级学生和1名老人死亡,另有5人受伤,其中1人伤势严重。行凶者已被警方控制。

(4月14日 羊城晚报)

2010年4月14日下午3时,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对文强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。16:45,审判长当庭宣判:重庆市司法局原党委书记、局长文强因犯受贿罪,包庇、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,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强奸罪,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(4月14日 新华网)

“殡葬管理监察大队”和“葬改举报中心”的牌子竟挂在闹市区一块争议地的民宅大院门前,大院内空地上还堆放了13副令人闻之色变的棺材!附近居民、学生上学和放学或返家每每经过此地时,无不大惊失色……这是发生在广东吴川市的一件怪事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吴川市民政局的上述所为已引起当地民众、师生的强烈不满。

(4月13日 广州日报)